

享乐主义格言：生物技术 能否彻底消除苦难？

走向后达尔文时代的生物伦理宣言

基于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的哲学与科学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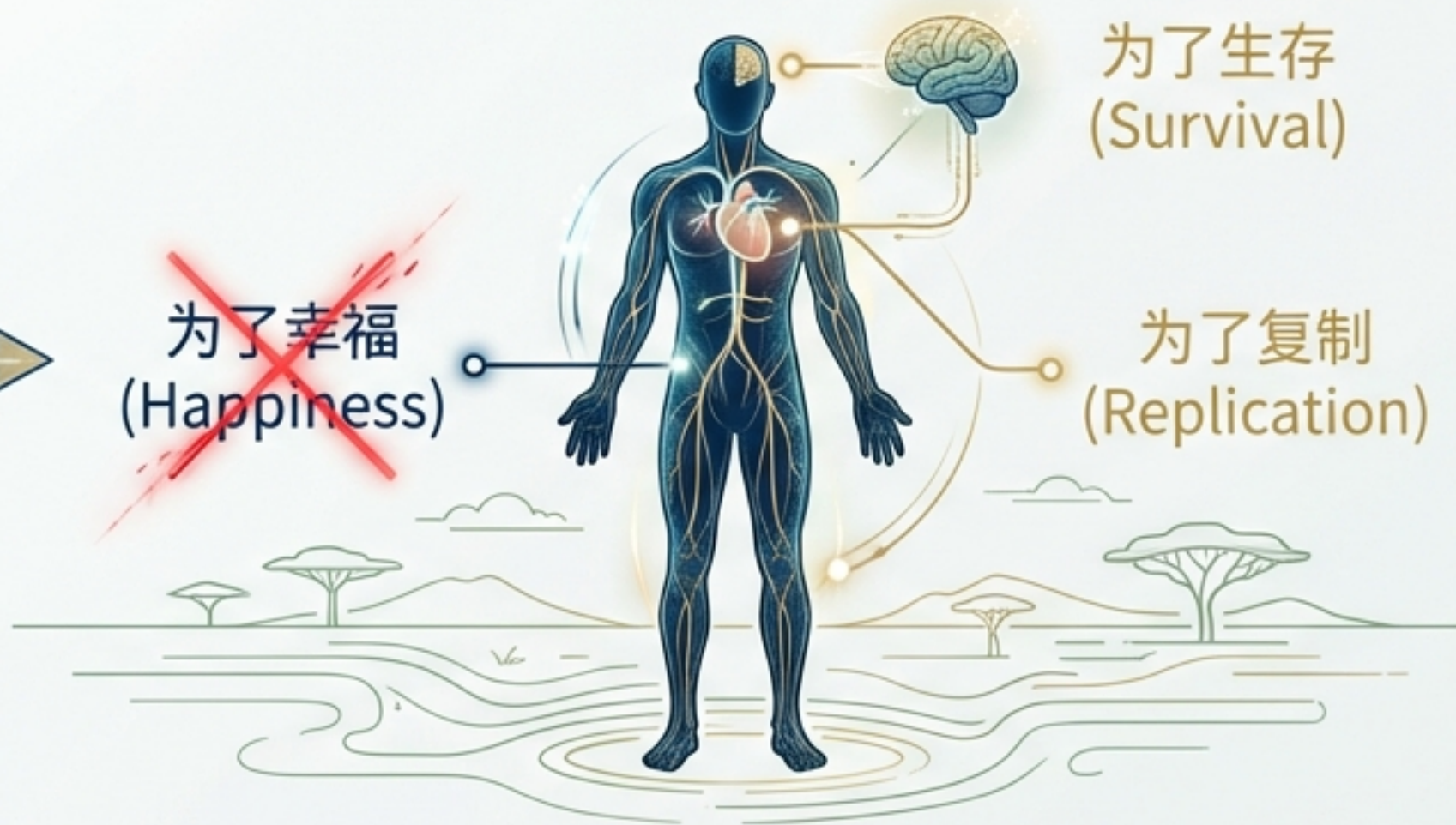
诊断：达尔文主义的陷阱



盲目的自然选择

进化的残酷逻辑

自然选择是“盲目”的。它设计我们的痛觉和情绪只是为了帮助基因在非洲大草原上生存和复制，而不是为了我们的幸福。



过时的适应性

痛苦曾是生存的“适应度代币”。但在现代社会，肉体和精神折磨已成为一种适应不良的生物错误。

“自然选择并不在乎你是否快乐，只在乎你是否能传递基因。”

干预的三种层级



3. 基因重组 (Genetic Recalibration)

终极方案：通过生殖革命和基因编辑，直接重置“享乐设定点” (Hedonic Set-Point)，从生物学层面根除痛苦的机制。



2. 药物干预 (Pharmac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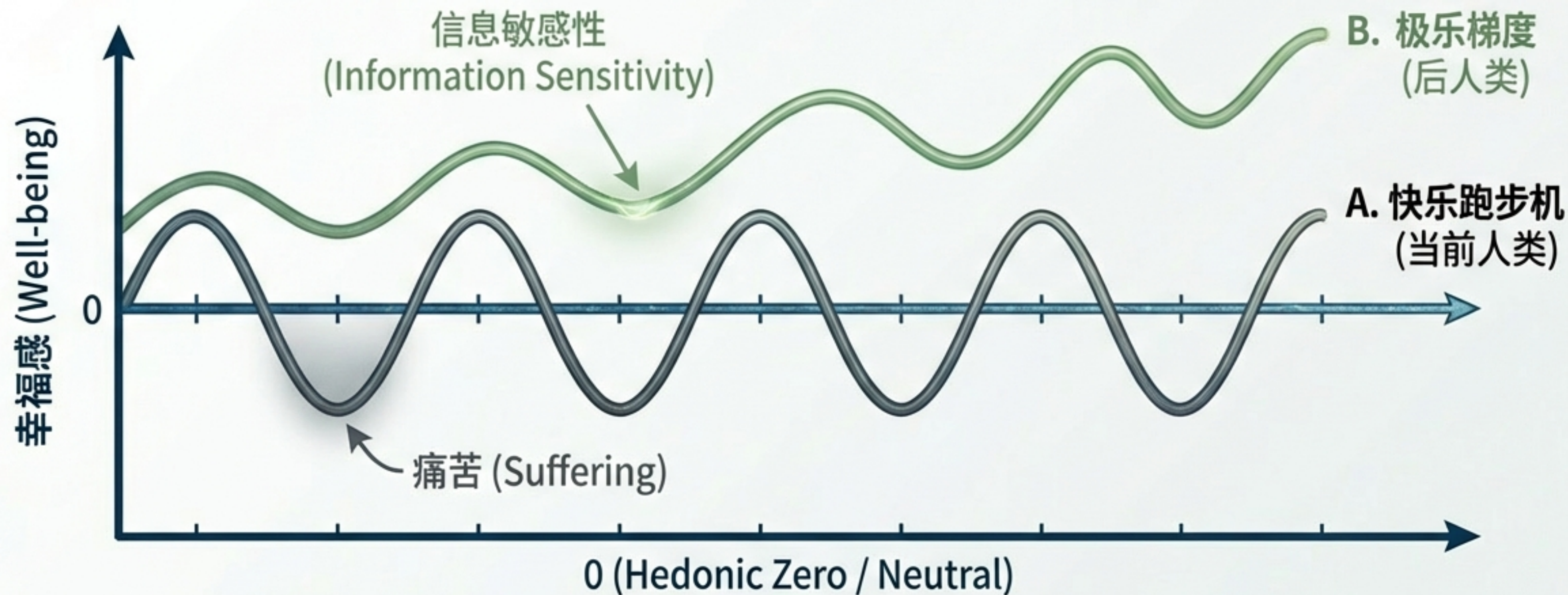
虽然有用，但目前的药物通常是“肮脏”且暂时的。它们无法根本解决生物稳态的限制。



1. 电极刺激 (Wireheading)

虽然能直接刺激愉悦中枢，但会破坏个体的社会行为和能动性。这是一种“僵尸化”的解决方案。

极乐梯度 vs. 快乐跑步机



我们需要痛苦来感知危险吗？不需要。后人类可以通过极乐的梯度下降来区分环境信号。幸福感的微弱减弱可以起到目前“痛苦”的预警作用，而无需以此为代价。

驳斥《美丽新世界》的迷思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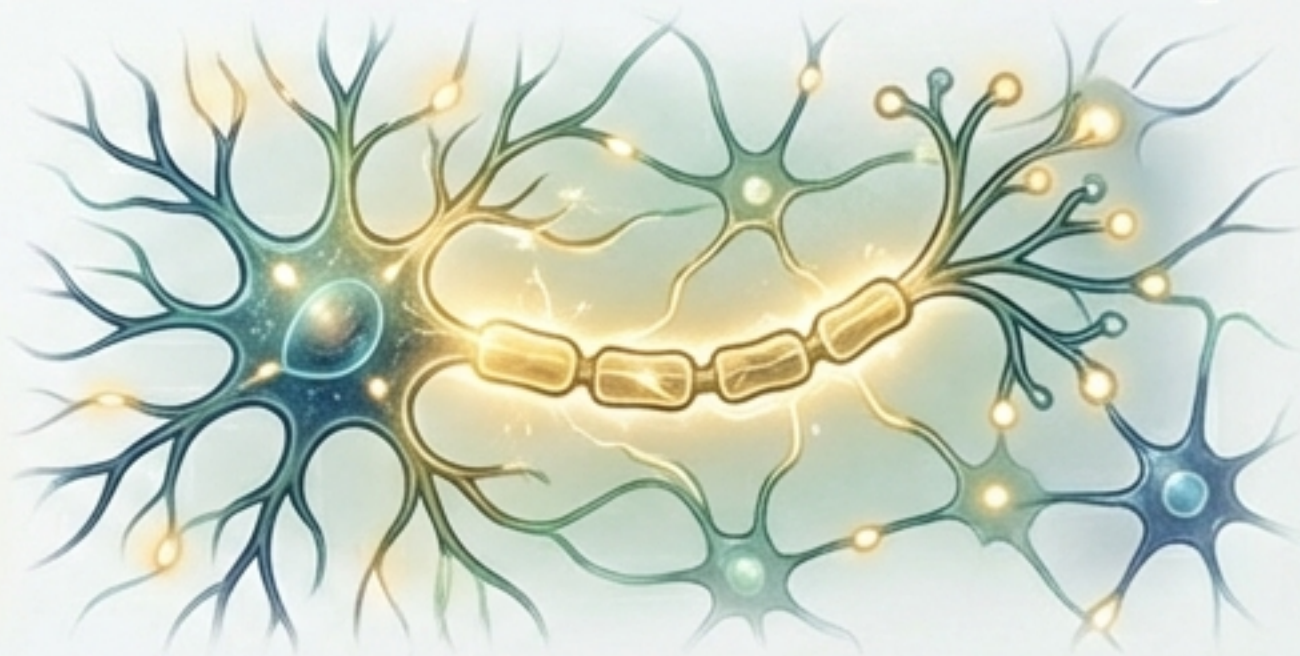
意识状态

迟钝、麻醉、逃避现实

动机

停滞不前 (Stasis)

废除主义工程 (The Abolitionist Project)



意识状态

敏锐、清醒、增强同理心

动机

多巴胺功能的增强将提升而非削弱我们探索世界的意志。

“幸福不是终结，而是文明真正开始的基石。”

生殖革命：从“基因轮盘赌”到“生育善行”

基因轮盘赌

传统的有性生殖是残酷的赌博，将作为遗传病的痛苦强加给后代。



生育善行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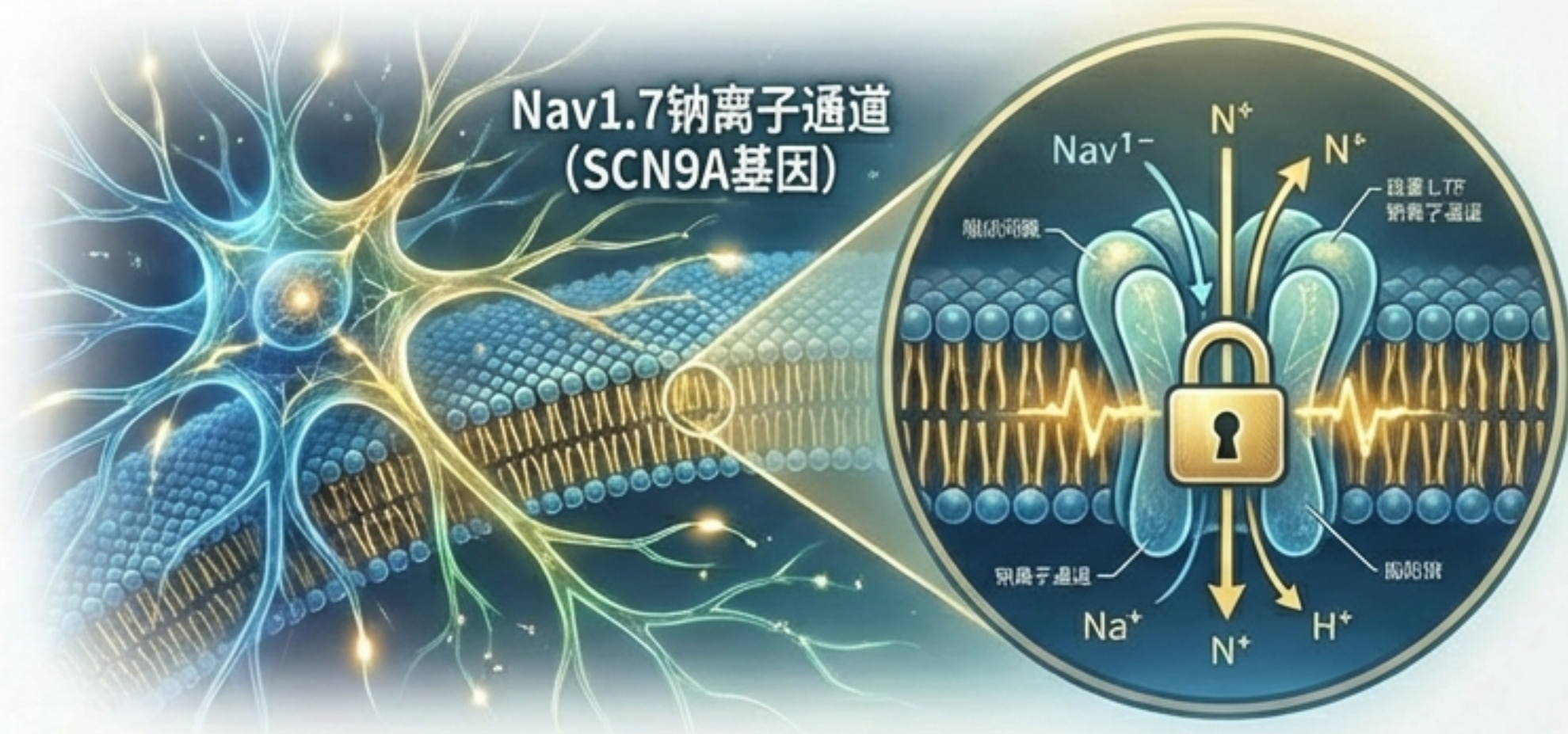
父母有道德义务选择那些能让孩子拥有最美好人生的基因。

5-HTT
(调节血清素/情绪韧性)

COMT
(影响奖赏机制)

SCN9A
(调节痛觉敏感度)

技术可行性：肉体痛苦的终结



自然界中存在先天性痛觉缺失的案例。通过调节该基因的表达，我们可以分离伤害感受（Nociception）与痛苦体验（Suffering）。



1. 赛博格方案

将伤害探测外包给智能假体 / 硅基芯片。



2. 生物重组

重新编程痛觉通路，保留信息信号，消除原始感觉。

扩大的同情圈：高科技耆那教



试管肉 (In Vitro Meat) :
结束工厂化养殖的大屠杀。



重新设计生态系统：利用
基因驱动技术重编程捕食者。



目标：在整个脊椎动物基
因组中消除痛苦。

仅仅保护“残酷的自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伤害者转变为守护者。

后人类的三位一体

**超级快乐
(Superhappiness)**
废除主义工程。没有快乐，长寿和智能只是延长的苦难。



超级智能 (Superintelligence)
认知增强，理解宇宙的深层结构。

**超级长寿
(Superlongevity)**
战胜衰老，实现生理上的永生。

一个真正先进的文明不可能建立在原始的、充满痛苦的生物学基础之上。

道德伦理辩护



痛苦能磨练性格？

“那种没有杀死你的，往往让你心理创伤。”后人类将拥有天生的心理韧性，无需通过创伤来学习坚强。



这是不自然的？

麻醉剂、手术和现代医学都是“不自然”的。我们不应因为某种事物是自然的就接受它的残酷。



这是在扮演上帝？

我们已经在干扰自然（育种、医疗）。问题在于我们是选择通过基因技术创造更富有同情心的生命，还是继续听任盲目的进化摆布。

过渡时间表：走向后达尔文时代

近期 (Near Term)

中期 (Medium Term)

远期 (Long Term)



-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PGD)
- 更清洁、副作用更少的合成药物



- 体细胞基因疗法
- 试管肉取代畜牧业



- 生殖系基因重写
- 整个生物圈的生态系统管理与重设计

道德紧迫性：苦难的最后世纪



未来的世代将回首过去，把达尔文时代视为
充满野蛮与痛苦的“黑暗时代”。

既然我们可以选择不再传递痛苦的基因，那么继续维持这种生物学现状就是一种共谋。

**“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一个有感知力的生命在受苦，
我们的工程就没有结束。”**